

卷七 报告文学卷

仰恩之子

霍達文集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霍達文集

卷七

报告文学卷

仰恩之子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霍达文集. 卷七, 报告文学卷: 仰恩之子 / 霍达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302-1717-7

I. ①霍… II. ①霍…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②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0781 号

仰恩之子

YANG'EN ZHI ZI

霍 达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5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717-7
定 价 49.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作者简介

霍达，女，回族。国家一级作家，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著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约800万字，其中，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补天裂》获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和电视剧两个奖项，并被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评为建国50周年全国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中篇小说《红尘》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万家忧乐》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消费者协会授予保护消费者杯全国个人最高奖及3·15金质奖章；报告文学《国殇》

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话剧剧本《红尘》获第二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电视剧《鹊桥仙》获首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电影剧本《龙驹》获建国四十周年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散文《义冢丰碑》《烟雨文武庙》获香港回归征文全国一等奖；散文《为了那片苍天圣土》获全国政协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优秀征文奖，散文《听海》获中华散文学会优秀散文获。此外，代表作尚有电影剧本《秦皇父子》、话剧剧本《海棠胡同》等，并曾多次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及建国40周年北京优秀文学创作奖、北京文学奖荣誉奖、火凤凰报告文学奖、炎黄杯当代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多种奖项。2009年当选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在国务院第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受到表彰，2010年获上海世博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主题活动组委会授予民族文化遗产和发展卓越成就奖。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六卷本《霍达文集》，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八卷本《中国当代作家·霍达系列》、九卷本《霍达文选》。作品有英、法、阿拉伯、乌尔都等多种文版及港台出版的繁体字中文版行世。曾应邀出任开罗电影节国际评委、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代表、《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并赴美、英、法、日、俄、意大利、西班牙、新加坡、马来西亚、芬兰、挪威、埃及等十余国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生平及成就载入《中国当代名人录》和英、美版《世界名人录》。

本卷概要

本卷收入长篇报告文学《仰恩之子》。

古城泉州北郊的马甲乡，青山叠翠，碧水流霞。山水之间，掩映着参差错落的房舍，好似海市蜃楼。这不是人间仙境、世外桃源，而是一所集教学、生产和科研为一体的新型民办高等学府——仰恩大学。20世纪80年代初，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岭，人均收入不足二百元。只因为一位华侨老者的到来，改变了马甲乡的命运……

《仰恩之子》以翔实的史料、饱满的激情，记述了吴善仰、吴庆星父子两代人不惜巨资为家乡兴学的不朽业绩，揭示了他们为振兴中华文化而鞠躬尽瘁的高尚情操。

本书曾于2015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自序 大爱永恒

我和吴庆星先生相识数十年，而这本书却是在他死后才写成的。他走得太突然，让我措手不及。如果他还活着，有些细节还可以再追寻，再深挖。不过也别太指望，他这个人擅言辞，当年中央电视台派摄制组到学校来采访，录像的时候找不着吴庆星，他跑到操场上拿着水管子洒水去了。所以，对这样的人，只能从旁观察，不宜正儿八经地“采访”。

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吴庆星，琢磨吴庆星。他是个商人，以经商营利为本，为什么把身家性命都投到办学上去？他脾气暴躁，为什么却能耐下心来，二十年如一日地做这一件事？他身为人父，亲生儿子长期卧病，为什么却把巨量的精力和财力投向那些并无血缘关系的仰恩学子？这些问题，都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吴善仰老人当年对儿子说：“世间最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无知。治穷，先要治愚。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村庄，如果没有文化，即使有了钱，也不可能真正兴旺起来。”这就是

吴庆星一切行动的动力，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他甘愿献出自己的后半生。这就是英雄和常人的区别。常人也会有激情，但未必能持久，而英雄的激情持之以恒；常人也会发誓言，但未必能兑现，而英雄的誓言掷地有声，一言九鼎，致死不渝。

在吴庆星的晚年，曾经向时任仰恩大学校长的官鸣发问：“你是学哲学的，你说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才是永恒的？”官鸣没想到吴先生会和他谈论“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令古今中外多少大哲学家苦苦思索的问题，正要尝试着回答，吴庆星却朝他摆摆手，“你现在不要说，仔细地想一想，等想清楚了再回答我。”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官鸣的脑际，直到吴庆星去世后，官鸣在他的遗体前三鞠躬，走出吊唁大厅，抬头仰望星空，突然想起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两件东西是永恒的：头顶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伟大精神。

这就是答案。英雄的精神境界，正如灿烂星空，伟大而永恒。

目 录 Contents

1	自序 大爱永恒
1	第一章 烽烟归途
17	第二章 祖山热土
43	第三章 南国红豆
70	第四章 吾幼人幼
103	第五章 天命在肩
126	第六章 仰恩速度
153	第七章 更上层楼
171	第八章 春江水暖
187	第九章 一夜白头
200	第十章 润物无声
231	第十一章 恩山仰止

目 录 Contents

271 | 第十二章 地久天长

284 | 后 记

附 录

295 | 仰恩大学建设与发展规划(2005—2020)

309 | 仰恩大学历届校领导、校务委员会名录

第一章

烽烟归途

1942年春，七岁的吴庆星第一次从缅甸回国。

那是一个血肉横飞的年代，中华国土大半已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城市在爆炸，村庄在燃烧，东洋野兽疯狂地杀人取乐，抗日将士在血与火之中与侵略者殊死搏斗。沿海港口被封锁，国境线被包围，随着越南、香港相继陷落，盟国援助中国的战略物资只能从缅甸的仰光港港口上岸，然后通过连接中缅两国的滇缅公路运往抗日前线。滇缅公路，北起昆明，经保山，跨怒江，由畹町出境，在腊戍与缅甸原有的公路相接，向南直达仰光，这条在战时紧急抢修的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最后一条国际通道，保障物资供给唯一的一条大动脉。

日本当然不能容忍这条公路的畅通无阻。1941年12月15日，日军占领缅甸南端的维多利亚角。12月23日，日军轰炸仰光，城市化为火海，港口夷为废墟。占领仰光之后，日军以五万九千人的总兵力向腹地推进，首要目的便是切断滇缅公路，扼住抗日武装的咽喉。

1942年2月26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十万精兵踏上征程，誓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这条关乎抗战成败的生命线。

滇缅公路上，车辚辚，马萧萧，坦克车、拖炮车、辎重车、步兵输送车的隆隆轰鸣与慷慨激昂的战歌交织在一起，组成一部惊天动地的乐章，道路两旁的热带雨林飞闪而过，被战火烧焦的丛林，被炮弹撕裂的树皮，像是在朝着战士们嘶喊：上前线，打鬼子！

与车队行进的方向相反，一辆罩着篷布的卡车由南向北开来。这是缅甸华侨吴善仰家里的大篷车。司机既是他的雇员，也是他的同乡。吴善仰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座上，为的是随时观察路况，应对突发变故。吴太太杜恩和孩子们都坐在后面的车厢里，他们是：长女秀治、长子金良、次子庆星、次女幼治、三女玉华。车上满满当当地装着箱笼细软，甚至还有吃饭用的锅碗瓢盆，几乎能带的生活用品都带上了。

这一家人，原本生活在缅甸南部勃固省的小城奥甘，自家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楼上居住，楼下开店，家即是店，店即是家，这就是所谓“连家铺”。这个铺子，大米、豆类、食品、杂货都在它的经营范围，规模虽然不大，但项目繁杂，既要和商家来往，又要和农户交涉，还要亲自过问粮食加工厂，虽然雇了两三个当地人做店员，妻子儿女也仍然是他的帮手。小镇不大，居民中的华人却不少，吴善仰是个出头露面的代表人物，修桥铺路，捐资办学，扶危济困，常常是由他牵头，在缅人当中也很有威望，尊称他为“吴兄”。吴善仰既要经营生意，又热心公益慈善，一年到头十分忙碌。如果不是战乱，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下去，在繁忙中也未必感到多么幸福。现在不同了，在颠沛流离、仓皇逃命的途中，再想想家里那宁静的小镇、温馨的小楼，店铺里来来往往、说着家长里短的熟客，街头挺拔的棕榈树，野外翠绿的山坡，披着夕阳缓缓地移动在草地上的羊群……都是那么值得留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烟燃遍世界的时候，人间竟然还有这宁静的一角，也实在难得了。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日本飞机丢下成串的炸弹，平静的原野瞬

间化为灰烬，这个家住不得了，往哪里逃？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吴善仰才突然意识到，也许这里本不是他的久恋之家？

吴善仰 1908 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北郊的霞井山边村，1921 年，他刚满十三岁，就跟随堂亲背井离乡，远赴缅甸谋生。这不仅是因为家境贫寒，也是泉州的风气使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诞生的人，似乎生来就有一股走出家乡、走向世界的闯劲，遗传基因里存在一个信条：机遇不是等来的，而是找来的。初来缅甸，吴善仰先到运乃昌镇，投奔他的四叔吴甘棠，在四叔开的杂货店当学徒。由于他吃苦耐劳，又省吃俭用，几年之后手头便有了积蓄，可以成家立业了。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对于婚姻大事，仍然保持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习惯，吴善仰不远万里，返乡成亲，与父母为她订下的妻子杜恩成亲。值得庆幸的是，这桩“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没有失败，两个本不相识的年轻人被命运组合到一起，恩爱和谐，夫唱妇随。当他携妻再度来到缅甸时，已无须依靠四叔了，在奥甘镇上开设了自己的店铺，用十几年的心血，打造出一片小天地。现在，祸从天降，大难临头，这个家只能丢弃了，走，回中国去，回家乡去！

家乡的情况又如何呢？自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来，吴善仰就在关注着来自中国，特别是来自家乡福建的消息。早在 1938 年 5 月 11 日，厦门就沦陷了。1939 年 5 月 26 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海域。1940 年 7 月 12 日，日本海军宣布封锁闽浙沿海交通。7 月 16 日，日伪在福建永宁疯狂施暴，制造惨案。报纸上说，当时，驻金门和厦门的日寇，以楼船飞艇掩护驻台湾的伪军，偷渡海滩，登陆永宁，焚毁劫杀，一时烽火冲天，守土军民，肝脑涂地，死伤无数。1940 年 9 月 17 日，在厦门从事抗日活动的缅甸华侨陈康容被伪保安团枪杀。同为缅甸华侨，吴善仰也认识她的父亲，这姑娘原名陈月容，十几年前回到国内，在集美中学

读书，毕业后又进厦门大学深造。“七七事变”后，以女儿之躯投入抗日斗争，终遭此难。据说她被捕后，伪保安团连审三晚，陈康容被打得遍体鳞伤，仍未吐一字，从容就义。消息传来，令人悲愤不已。1941年4月，日军集结了两艘航空母舰、三十余艘军舰、百余艘帆船、四十余架飞机，在闽江口海面伺机入侵。4月18日，日军连番对长乐、连江、福州等地进行轰炸，城市在轰炸下浓烟滚滚，大火熊熊，到处是瓦砾、废墟和死伤市民。4月19日，日军在炮舰和飞机的掩护下，从闽江口的长乐、连江两县沿海登陆。4月20日，侵占长乐、连江的日军又分兵数路围攻福州，守军第100军不战自退，省城福州陷于敌手。6月，日军对福州全城实行大搜查，凡认为有“反日”嫌疑者均遭逮捕，并施以酷刑，活埋、电刑、倒悬、火烙、鞭打、剖腹、砍头、枪毙、河水溺死、毒蛇咬死，无所不用其极。日军占领福州后，民众以各种反抗形式，有力地配合国军对日反击，大湖战役歼敌七百余人，重创日军。同时，福州、长乐、连江、福清等地的游击队趁机发起反击，加之福州地区物资奇缺，日军不仅无法继续扩充地盘，而且对已占领的地区也难以固守，在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几路夹击之下，终于被迫撤退，9月3日，福州、长乐、连江等地一举光复。在一连串的惨败之中能获此小胜，让远在海外的游子稍稍感到一些安慰。但自此之后，就再也难得听到好消息。1941年12月8日，又传来凶讯，驻扎在厦门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鼓浪屿，宣布：“今天是大东亚圣战开始，大日本帝国对英、美、荷白魔宣战；皇军奉命占领鼓浪屿，一切故国人员，都成为俘虏。今后要听从命令，不能随意离开外出。”厦门离泉州已经很久了，现在泉州的情况怎样啊？然而，最让吴善仰牵肠挂肚的家乡泉州，却一直不得消息。中国正处于战火之中，邮政通信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吴善仰望穿双眼，也收不到家书，他所了解的信息，只能来源于报纸和广播，而

在仰光陷落之后，报纸和广播也成了日本的宣传工具，更不可能得到他所期盼的消息！即便如此，吴善仰仍然率领全家踏上了还乡之路。留在缅甸已经没有活路，那就走吧，哪怕是死，也要把这把骨头埋在祖坟上！年仅三十四岁的吴善仰想到死，未免早了些，但炮火无情，枪弹不长眼睛，愿祖上的在天之灵护佑儿孙不要客死他乡，留下吴氏的血脉吧！

大篷车在颠簸中行进，吴善仰思绪繁乱，心急如焚，回头看着这几个羽翼未丰的孩子，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

吴善仰和杜恩的子女中，他们最喜欢的是老二庆星，1935年出生，今年七岁了。这孩子最像父亲，不仅长得像，国字脸，浓眉大眼，而且性情也像，倔强暴躁，常常是一言不合，拍案而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生在缅甸，长在缅甸，热带的烈日把皮肤晒得黝黑，上身穿一件白色短袖衫，腰里围着一一条花格子“纱笼”，光脚穿着拖鞋，看上去真像是个缅甸孩子了。所不同的是，他不但操一口流利的缅语，而且会讲闽南话和中国的“国语”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普通话，这是走南闯北的父亲传给他的。孩子们自幼接受父亲的训导：我们是中国人，要会讲中国话，识中国字；吃饭要用筷子，不能用手抓。缅甸街头有一种随处可见的虾糕，缅语的发音类似汉语的“给”字第四声，是孩子们喜爱的小吃，父亲却不许他们买，并不是因为歧视缅甸食品，而是担心孩子们习惯了异国风味，淡忘了“舌尖上的中国”。

“阿爹，”庆星背靠着车帮，侧脸望着父亲，轻声问，“我们的家，为什么不要了？”

“不是我们不要了，日本兵打过来了，我们得逃命啊！”

“那，我们的兵呢？我们也有兵，打他们啊！”

他所说的“我们的兵”，当然指的是缅甸军队。

“唉！”吴善仰叹了口气，“庆星啊，你还小，国家的事太大了，你不懂。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打不打仗，跟谁打仗，不是缅甸人说了算，要听英国人的。”

“为什么要听英国人的呢？”庆星皱紧了双眉，扶在膝上的手也攥起了拳头，“缅甸人真没骨气！”

“倒不是缅甸人没骨气，而是英国太强大了，”父亲说，“他们号称‘日不落帝国’，要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升起米字旗。缅甸是上天赐给人间的一片福地，这里的大米、柚木、石油、矿产，在全世界都是数得着的，英国人怎么能不伸手呢？天下就像自然界的弱肉强食，狮子、老虎看见什么想吃什么，温驯的牛、羊根本不是它们的手对手。一百多年来，缅甸人跟英国人打了多少次恶仗，到底还是败给了英国，这里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一切由英国人说了算。”

“哦……”庆星思索着，父亲无奈的结语，倒激起了他的一股怒气，“英国人太可恨了！可是，他们这么凶，为什么还打不过日本人呢？难道日本人比狮子、老虎还厉害？”

“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能说得清的。”父亲燃起一支烟，慢慢地吸着，回忆着近年来的风云变幻，“依我看，日本人进攻缅甸，目的有三个：一是强占缅甸的物产，二是想在吞下缅甸之后乘势再攻占印度，三是切断滇缅公路……”

“哎呀，就是这条路吗？”庆星吃惊地看看车窗外面飞速后退的这条公路。

“就是这条路，”父亲说，“中国和缅甸，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可是原来并没有这么一条南北贯通的公路，两国的百姓往来，都是徒步走山路。现在，为了打日本，中国的父老乡亲抢修了这条路，我看到报纸上说，这条路修得不容易啊，西南边境的青壮男子都上前线打仗了，老

人、妇女带着孩子出来修路，没有车辆，没有机械设备，他们用自家的铁镐、锤子开山打石，为军队铺了这么一条出征的路，也为我们开了一条逃生的路。要是没有这条路，我们就回不了中国了！”

“啊，这条路太要紧了，”庆星听着听着，神经都绷紧了，“可不能让日本人把它切断啊！”

“是啊，”父亲说，“就连你这么一个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英国人倒还糊涂着哩！前年，他们宣布封闭滇缅公路……”

“为什么？”庆星问。

“是啊，为什么呢？断了中国人的后路，不就是帮了日本人的忙吗？可是，英国人有英国人的想法……”

这时，母亲杜恩插嘴说：“英国人的想法，你哪里懂得？算了算了，这些天下大事，你跟一个小孩子啰唆什么？”

“话不能这么讲。”父亲说，“庆星今天还是小孩子，十年、二十年之后就是一个男子汉。人生在世，不能只关心身边的家务事，不能只想着赚钱，要活得明白！”

“嗯，”庆星点点头，“阿爹，你接着说，英国人是什么想法？”

“英国，也是中国的老对头了！”吴善仰叹息着，说起遥远的过去，“这一百多年来，英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从大西洋打到中国来，就是要将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中国人被害苦了，那么多人染上了鸦片瘾，成了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还要低声下气地给英国割地赔款，国家软弱，就难免挨打啊！虽然到头来，英国也没有整个把中国吞掉，但是直到现在还占着我们的香港。现在，日本和全世界为敌，在这个局势下，英国和中国成了暂时的‘盟国’，可并不是真正的朋友，英国人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日本人看准了这一点，就吓唬英国人：只要你继续允许美国把军需物资从缅甸运往中国，我就在香港和新加坡下手！”